

目 录

马市坪火线谈判.....	陈先瑞(1)
为马市坪火线谈判斡旋.....	王定南(3)
河南省委武装干部训练班筹办始末.....	张森林整理(8)
我所经历的南召县抗日救亡活动.....	段雅亭(16)
忆母亲.....	袁宝岱(25)
戎马烽火四十年.....	郭一萍(41)
郑一俊生平.....	赵云容(58)
艰苦的斗争岁月...沈虎田口述 铁志法 孙镇超整理(61)	
三十年代的南召反赵斗争.....	
臧惠民 黄成福回忆 曾祥喜整理(68)	
忆吉崧传.....	吴琼玖口述 朱卫红整理(74)
王立纲二三事.....	铁志法 王廷辅(80)
清末南召秘密教起事始末.....	胡耀峰口述 李宾甫整理(84)
民国时期南召地方机构述要.....	
李国恩 宋兰亭等回忆 王九田整理(90)	
民国时期的南召参议会.....	胡耀峰口述 李宾甫整理(97)
李一山事略.....	李同文等回忆 张忠飞整理(100)
我在南召自治训练班学习的回忆.....	李宾甫(104)
我在南召民教馆和民报社任内的回忆.....	<u>任维隆</u> (106)
早夭奇才李峻之.....	艾廷和 张清龙整理(108)

我所知道的褚怀理……褚金诺口述 张泽霖整理 (112)

褚怀理事两则……王德章 (116)

抗战时期褚怀理在临颖……李子安 (119)

沙子云 杨廷升之死……王廷辅 (125)

皇协军小头头高八……高士章口述 周恩科整理 (134)

古代王老庄引水大渠…孙镇超 艾廷和 王俊岱整理(138)

对《南召文史资料》第三辑的几点勘正……陈少丰 (143)

马市坪火线谈判

陈先瑞

1944年上半年河南战役后，日军沿平汉路继续南侵，中原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党中央决定向中原地区进军，成立了河南军区，由华北、西北抽调五个支队（也是五个分区）组成，活动在平汉路以西的豫西地区。

1945年5月，为了开辟伏牛山地区抗日根据地，河南军区决定集中一分区（皮定钧）、二分区（张才千）、三分区（我）全部和河南军区机关共5000余人，向伏牛山的鲁山、南召地区进军。我军进入伏牛山，先后占领了鲁山县的下汤、中汤、二郎庙、车村广大地区，并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当时鲁山是日本侵略军占领，南召是国民党杂牌军高树勋的新八军驻地。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决定集中主力攻打马市坪。战斗开始的第一天夜里，高树勋派王定南（王自称是共产党员）出来说，高树勋要求我军立即停火举行谈判。第二天上午，我军派我为代表，对方代表是高树勋，在两军火线中间地带一个草坪上进行谈判。

谈判开始我先讲，我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八路军、新四军抗击70%日军，90%伪军，根据地人口近一亿，部队发展到200万，地方武装几百万。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只要你爱国抗日，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民族，不分家庭出身，一律团结抗日。我军进军伏牛山是为了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力量，抗击日军的侵略。凡是一切愿意抗日的，我们都同他合作，联合抗

日。你（高树勋）同国民党顽固派不同，有爱国之心，可是蒋介石却看不起你。你的部队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待遇也不一样。蒋介石给你们发军饷，给你的装备也很差。希望你做一个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枪口对外，打日本帝国主义。

我讲完后高树勋谈。他对我讲的40分钟话能听得进去，没有反驳，并要我相信他是爱国的，决不愿当亡国奴。一旦时机成熟，他会选择自己的道路。他恳切要求我军不要打南召，“如果南召被你军占去，我就没有地方去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谈判，双方达成了以下协议：①双方立即停火，撤出战斗。②划定地区活动，互不侵犯。③经常互通情报，互相派人交换情况。

这次谈判，对高树勋部后来起义起了很大作用（起义详情见1980年10月《星火燎原》丛刊第二辑）。

1945年6月，国民党从陕西方面调来了大军进攻我们，军区率主力返回河南登封县，留我们三支队坚持斗争。由于情况恶劣，不久，三支队也撤出伏牛山区到舞阳县。

1990年8月

李兆全整理

（陈先瑞同志原系北京军区政委）

为马市坪火线谈判斡旋

王定南

1945年夏，第39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部驻在伏牛山区的南召县境内。他的总部驻在马市坪，部队屯驻在马市坪以南，是国民党军队在河南的最前线。

一天，高树勋对我说：“胡宗南从西安给我发来电报，叫我派部队到南召、嵩县交界处堵截八路军。”我说：“这是和八路军联系的一个好机会。”高说：“我也是这样想。我想请你和田树青团前去，和他们联系。”我说很好，我还认为，通过这次联系，可以找到党组织。

田树青带着部队从马市坪南边来到马市坪，我和田一同出发，进驻距马市坪约80华里的南召、嵩县交界处的山区。这个山地是个分水岭，东南山坡是南召县，西北山坡是嵩县。次日早饭后，田树青派一个排长带五个士兵护送我。我们越过山岭，向西北山坡走去。山道崎岖，两边峭壁夹立。我们转过弯，正碰上几个八路军哨兵，我问了他们是哪个部队的，他们说是八路军。我说，我要找你们。我就打发田团的人返回，我一个人过去。我跟八路军战士下山，约走了半天，到一个村子，进到一个院落的屋里。屋内有三位同志，经介绍是王树声、孔祥祯和后勤部长。我作了自我介绍，讲了参加革命的经历，到高树勋部的经过，讲了高的情况，说高很愿意和我军联合。他们表示欢迎。

次日早饭后，王树声同志对我说：“高树勋要和我军建立友好关系，我们希望他把田树青团调回原驻地，以表示友

好的诚意。”我说：“胡宗南叫高堵截我军，高说和我军联合，不会和我军交战。但叫他把派出的部队撤回，他对胡的命令就不好交待。我见高将尽力说服他。今后双方要互相联系。”

我回马市坪见到高树勋，说明王树声很愿意和他建立友好联系，并说王希望将田团调回原驻地。高对后者有难色，说胡叫我派兵堵击八路军，我不进攻已是友好表示，要我调回田团，那怎么行？我说，他们来到河南不久，人地生疏，且兵力不大，警惕性高可以理解。这次是你主动找他们联系，现在既要和他们友好，那就需要表现出友好的行动，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既要走革命这条路，就要做出常人所不能做的事情。高接受我的意见，当即下令调田树青团回原驻地。这样，马市坪距王树声部驻地100多华里间没有高树勋的部队。我随即派吴景略前往王树声部，告诉他田树青团已撤回，并要求进一步建立联系。

吴景略走后约二、三天，突然听到马市坪寨外响起枪声，人们议论八路军进攻马市坪。吴景略匆忙回来对我说，他刚到王部，戴季英对他说：“我们要南下，你赶快回去，叫高树勋给我们让路。”王部攻击马市坪一天一夜，未能攻克。我听见王部来攻马市坪，心情非常焦灼，我想，怎么对高讲呢？没有去见高，在马市坪战斗第二天晚上，高派人叫我，往常是高到我住处谈话，这次叫到我住处。我进屋内，高坐在灯旁，不象往常那样对我尊敬，面带怒色对我说：“你去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说：“你和他们刚建立联系，还未建立相互信任关系，一时的冲突也是难免的。他们

来到跟前也有好处，便于和他们联系。我去了解一下情况。”高派人送我出了马市坪寨门，到了高部一个营长所在阵地，说我要穿越火线和他们联系。那位营长带我到火线的前沿，在月光下，他弯下身指着前方一所房子说：“那是八路军的阵地。”我对营长说：“我要过去和他们联系，你帮助我打招呼。”这时是激烈战斗的间歇，但断断续续有冷枪射击。营长向对方高喊：“不要打枪，我们有人过去。”开始喊还有枪声，以后对方不再射击，但无回话。我一个人走了过去，约有一里路，到了一所房子跟前，一个战士迎过来。我说，我要找你们首长谈话。另一位战士就带我到后方去。和我见面的人自我介绍说是陈先瑞，他说：“你来的正好，我们正想找你。”我问他：“怎么这样办？”他说：“我们要经这里南下。”我问：“为什么不先联系？为什么既不事先通知，又来袭击马市坪？”陈说：“我们发现田团曾派便衣人员到我们防区，我们认为这是不友好行动。”我说：“你们没有派人来过高部防区吗？”陈说：“不要说这些了，说说眼前怎么办。”我说：“你说怎么办？”陈说：“先行停火，我们还希望高部增援部队停止前进。”我表示回去见高，劝高接受这两点意见。

我当即从火线返回马市坪。对高说：“这是和八路军建立友好关系的好机会。因为我部屯兵马市坪下，你的增援部队又将到来，在战局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下接受他们的意见，是对他们友好的表现。”高树勋当即下令停火，并电告增援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待命。我随即往见陈先瑞，说：“高已接受你的两点意见，并已执行。高树勋确实诚心诚意和我军

建立友好关系。高还说，在战斗结束后，愿意和我军负责同志会晤。”陈说：“请高到我们这里见面，我以政治生命担保他的安全。”我说：“你到马市坪和高会晤，我以政治生命担保你的安全。”陈表示同意。

我回马市坪对高说：“陈先瑞愿意现在和你见面。如果战斗结束，他们走远了，双方见面不如现在方便。你走出马市坪就能见面。”高树勋欣然接受我的意见。我又穿越火线去见陈先瑞，我说高树勋同意现在双方见面。我和陈先瑞研究了见面的时间、地点、人员，地点在双方火线中间地带，每方人数不超过4人。我回见高树勋，谈了和陈先瑞商议的意见，高完全同意。

早饭后，我和高树勋及2名警卫人员出马市坪，向东南走去。到了约定地点停下来，我一个人去见陈先瑞。陈提出请高再向前走，我转回请高向前走。我将双方人员约集到一座长着柏树林的坟地里，我介绍高、陈见面。陈介绍了他的随员洪参谋长、警卫员2人。高、陈和我及洪同志坐在柏树林下草地上，警卫人员远远警戒着。高向陈谈他在冀中、冀南、鲁北和我军联系的情况，又询问一些负责同志现在的情况，提到的有肖华同志，最后谈到结束这次战斗。陈先瑞提出，八路军部队将经马市坪南下。高树勋说，田树青团为援助马市坪守军，驻在马市坪以南大道上，希望陈部不要走那条路，以免冲突。陈说，部队有驮骡，山中小路行军有困难，回部队研究后再定。会谈约4小时后分别。

次日，陈先瑞率领部队由马市坪向南的大路撤走，途中曾和田树青团稍有接触。我又派吴景略前去联系，陈先瑞让

吴转给我一本袖印的党的“七大”文件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摘要。因字迹模糊，经唐宏强重抄后，交给高树勋看。

1990年9月

李亮全整理

（王定南同志在高树勋部队中，系地下共产党员，
原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现已离休。）

河南省委武装干部训练班筹办始末

张森林整理

1941年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示河南省委，皖南事变发生，有国共分裂、爆发内战的危险。一旦内战爆发，新四军四师可能进入豫西南。河南省委的当务之急是积极进行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以应付突然事变。河南省委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郭晓棠接到电报后，即和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以下简称“洛办”）的同志商议，认为既要提防国民党发动内战，又要注意日军大举进攻的可能性。于是决定：一、以“工合”（“工合”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是国民党的一个半官方的经济团体。这里是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晋豫区办事处，该处1940年夏成立于洛阳，主任是进步人士孟用潜，办事处内有我地下党组织，和“洛办”关系密切）的名义，举办武装干部训练班，由省委抽调各县干部参加，由“洛办”秘书长徐力行主持此事。二、徐力行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代表的名义，到豫西南（镇平、南召）地方自治派首领中进行统战工作，建立统战关系，以利于训练班的开办。

为了使训练班早日开办，省委当即委托徐力行制订了训练计划。其内容概略为：为了对付日军的西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嵩县用一二个月的时间，开办一个二三十人参加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游击战术等为主要学习和训练内容，由“洛办”秘书罗之光和地下党员、“工合”干部刘复生、鲁俊彦共同筹办。并决定刘复

生先行一步，成立“工合”驻嵩县事务所，并担任主任职务，以此作为工作的掩护；鲁俊彦主管后勤、总务；罗之光主持教学工作；由徐力行、刘复生、罗之光主讲政治课，抗日游击战术的军事教官待训练班开始后由省委另行调派。

选 址 马 市 坪

刚刚过罢旧历年，训练班的筹备工作便紧张地开始了。

2月中旬，徐力行通知罗之光到刘复生家中，传达了省委计划。

2月下旬，刘复生前往嵩县筹办“工合事务所”，徐力行则到豫西南作统战工作。

3月初，刘复生在嵩县“工合事务所”的筹办工作略有眉目后返回洛阳，向罗介绍了嵩县的情况，告诉罗到嵩县后的住址和联系人。之后，罗即返嵩县。罗之光到嵩县后，按照刘复生的介绍，和国民党县政府民政科长刘某联系，以“工合”开办制药合作社为名，要刘科长派一人带路。到嵩县、南召交界处的深山老林里，接连找了两个地方，和当地保长谈了话，并作了实地考察，但觉得都不甚合适，返回县城后和刘复生、鲁俊彦商议，刘、鲁主张等徐力行从豫西南回来再定。

徐力行在豫西南期间，会见了南阳地委郭以青等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并通知南阳、镇平等地的党组织，选派武装干部训练班学员到嵩县报到。然后，他来到了南召县委所在地李青店镇（现南召县城），向县委了解了南召形势和马市坪一带山区的情况。当时，南召形势虽然也趋于恶化，但

还没发生过大问题，党的力量比较雄厚，特别是马市坪一带，不但联保主任由共产党员李兆云担任，而且拥有数百人枪的地方团队也基本为我党所掌握。

3月20日左右，徐力行到马市坪，考察了马市坪的地形。即翻山来到嵩县，听取了罗之光的汇报，立即决定把训练班地址改在南召县马市坪一带山区，由罗之光马上去筹办。鉴于已通知部分学员到嵩县报到，所以把嵩县作为中转站，刘复生仍留在嵩县和上层周旋，以免引起国民党的怀疑，鲁俊彦则作学员的中转工作。

罗之光到马市坪后，即与我地下党负责同志王峻琨取得联系。王峻琨委派李兆云作罗之光的掩护工作和来往人员的接头人。待食宿安排妥当后，罗之光便和李兆云商量选址。二人连续几天看了几个地方，经反复比较，选在去鲁山的山路旁一个小村庄里。这里距马市坪十二三里，群众基础好，也比较僻静，总起来说，是比较理想的。地址选定后，罗之光便筹措生活必需品，准备接待学员，正式开课。

情 况 突 变

3月底，罗之光向嵩县打电话却找不到刘、鲁二人。

此时，一个来找李兆云投亲的人自称是武装干部训练班学员，他说到嵩县后找不到关系，看到嵩县形势不好，便把介绍信销毁了。罗之光听到这个情况后，立即赶到李青店找王峻琨。当时南召形势已比较紧张，国民党河南省党政军视察团正在南召活动，四处搜捕共产党人。为了应付突然事变，他们商定，以“把药卖了”为危险信号，一旦有变，立

即通过李兆云，通知罗之光离开。

罗之光返回马市坪后，一边继续作筹备工作，一边等待学员们到来。直到4月中旬，尚不见有新的学员报到，嵩县、洛阳亦无消息。一天晚上9点钟左右，李兆云突然接到王峻琨从李青店打来的电话：南阳专署来人了。

原来，3月下旬，省委交通员余致和突然在洛阳被捕，省委武装干部训练班计划被暴露。3月30日，嵩县县城戒严查店，刘复生、鲁俊彦同时被捕，次日即被押往洛阳。不久，训练班新地址马市坪被暴露。国民党中统豫室如获至宝，立即将此情况报告中统局和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郭寄嶠即电令南阳专署查办。专员朱玖莹委派专署军事科长廉富于4月16日连夜带人赶到南召。次日，南召县长任邦亲自带人协助，马不停蹄，向马市坪进发。当天赶到距县城近70里之李青店镇。并以禁烟为名，搜旅馆，查户口，抓了几个他们认为“可疑”的人。

敌人的反常活动，立即引起我地下党员的注意。袁峻峰（我地下党特别党员，公开身份系区长）和王峻琨交换意见：这里边有鬼，很可能是冲着马市坪来的。当即决定：马上通知李兆云，作好应变准备。王在给李兆云的电话中说：县长和南阳廉科长来了，企图不明，你派一个人坐等电话，如有事，我去电话就说“把那点药卖了”。

第二天微明，任邦等匆匆吃过早饭，要王峻琨和他们一起“出差”，但又不说到哪里去。王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好，立即挑选了方兴安等几个可靠精干的警卫随行。走出李青店镇，任邦才告诉他要马市坪。王峻琨心中暗暗着急，他一

边不动声色地和任邦等边走边聊，一边思虑着对策。走到中途的周湾联保处时，王峻琨灵机一动，暗中指示方兴安到联保处给李兆云打电话：“把药卖了”。

李兆云接到电话后，立即通知了罗之光，并派人把他隐蔽在龙头沟深山里。同时，把有关文件、进步书籍、新华日报等装进箱子，转移到亲戚家去。他自己则以下去选保长为名，隐蔽到乡下去了。

任邦、廉富带人到马市坪后，找不到李兆云，大发雷霆，立逼王峻琨马上把李兆云找回来。任邦亲自监视着王峻琨写要李速回的信，并亲自派人去送。这给王峻琨出了一个大难题，不写吧，自己的身份马上就会暴露，写呢，又怕李兆云回来被捕，真是左右为难。他一边写信，一边暗中观察任邦的动静。在信快写完时，乘任邦不注意，迅速在信下作了“×”字暗号，暗示李不能回来，马上隐蔽。

下午，李兆云接到了信，一看是王峻琨的笔迹，没注意到信中的暗号，以为没事，立即返回。走到马市坪西寨外的河边上，被在那里等候的任邦逮捕，关押在联保处。

武 装 劫 案

李兆云的被捕，无疑给武装干部训练班和当地党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危险。王峻琨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心中却在激烈地翻腾着。不，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拼着一死，也要把李兆云救出来。他设想了一个又一个营救方案，但又被他一个又一个的推翻了。要慎重，再慎重，一着不慎，就会给党造成极大的损失。突然，他的手触到了腰间的

手枪柄上，不禁心中一动，一个大胆的念头跃上心头：抢！对，乘敌不备，武装劫案。

王峻琨立即从党所控制的地方团队中抽调来可靠的队员，以保卫县长为名，布置在联保处周围，以防不测。

天快黑时，王峻琨为了让李兆云作好思想准备，便借口找李兆云讯问马市坪的烟犯活动情况，走进了关押李兆云的屋子。王峻琨在大声谈论烟犯活动情况的间隙中小声说：“夜里走。”然后，他大步走出联保处，找到了地下党员王俊林，让他把当地地下党支部书记陈殿章（公开身份系国民兵团分队长）等5位同志找来，在基本群众周广才家聚会。王峻琨向大家介绍了李兆云的被捕情况，商议对策。会议刚开始，外边鸡飞狗叫，人声嘈杂，原来是任邦带人走过来。他们忙越墙而出，会议移到寨外和尚坟，继续开。

此时，郑多珍、郑多恩等也闻讯赶来，大家悄声议论着、商讨着。8时许，一个完整的营救方案形成了一分兵两路，武装劫案。一路由王峻琨亲自带领，有郑多珍、郑多恩、方兴安等15人（均系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参加，乘敌不备，直插联保处，将李兆云抢出来；另一路由陈殿章、王俊林各在自己掌握的武装中挑选一二十个较可靠的队员，埋伏在下山的途中，若第一路不能得手，则务将任邦一伙消灭在路上，宁可玉石俱焚，也不使敌人漏网。

布置完毕，王峻琨即与第一路的十余人继续研究具体行动步骤和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情况。鸡叫头遍，他们带上准备砸锁的铁锤，提着枪，按预定计划，悄悄地进了寨，向联保处后门摸去。

联保处后门的四个门岗，是当地支差的地方团队队员。因此，王峻琨让他们分队长郑多珍（地下党员）打头阵。

黑暗中，郑多珍一手提枪，大摇大摆走过去。

“谁？”门岗惊慌地问。

“我，郑多珍。”郑多珍镇定地回答。

“喔，是郑队长。”四个门岗听出了声音。

“不准动”，郑多珍一个箭步冲上去，用枪逼住他们，“把枪靠过来，脸朝后站到墙角里去。谁动打死谁！”郑多珍小声命令道。

四个门岗大概猜出来发生了什么事，一声不响地走到墙角，两手扒墙，站在那里不动。

与此同时，其余的人在王峻琨的带领下，迅速跑了过来，毫无声息地进了院子，隐蔽在黑影里。王峻琨则以区团长的身份，进了关押李兆云的屋子，说声“走”，带着李兆云跑了出来。他二人在前，隐蔽在院子里的人在后，冲出联保处后门，直向后山坡跑去。

约跑出二三百米，后边响起了喊声：“案跑了，快追呀！”任邦和廉富带人打着枪追了出来，噼哩叭啦的枪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

王峻琨他们一边跑一边还击。黑暗中，不知谁大声喊道：“谁想给他娃挣孝帽戴就来吧！”任邦等不知虚实，不敢冒然死追，只好撤了下来。王峻琨马上派人给途中埋伏的人送信，让他们赶快撤兵，尽量缩小暴露范围，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任邦万万没有想到，他身边的三团长会刀枪相向，吓得

筋软骨麻，让马市坪的绅士、商人们护送着，仓皇逃回。

王峻琨、李兆云到山上后，找到了罗之光同志，安排他立即离开了南召。接着，王峻琨去了延安，李兆云也到外地隐蔽去了，

马市坪武装干部训练班在筹办中被破坏了。从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当局，对马市坪以至整个南召县更加注意了。他们不断派遣特务到这一带进行破坏活动。

1988年

（张森林同志现任南召县委组织部组织员、办公室主任）

资料来源：

- 1、罗之光回忆资料
- 2、李兆云回忆资料
- 3、袁峻峰回忆资料
- 4、郑多珍回忆资料